



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民族藝術出版社

中國 藏傳佛教 藝術選粹 金銅造像

第
壹
卷

佛
菩薩



中國藏傳佛教金銅造像藝術選粹

佛

第一冊

人民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藏传佛教金铜造像艺术选粹·第1册，佛／中国
文物流通中心编著。—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2.12

ISBN 7-102-02642-0

I . 中… II . 中… III . 喇嘛教－佛像－中国－古
代－图集 IV . B949.9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1688 号

中國藏傳佛教金銅造像藝術選粹
佛 像 第一冊

出 版 人民美術出版社
(北京北總布胡同 32 號)
責 任 編 輯 王效宓 趙 頤
設 計 楊會來 趙 頤
責 任 印 制 丁寶秀
制 版 印 刷 北京百花彩印有限公司
經 銷 新華書店總店北京發行所

2003 年 1 月 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開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8 印張：8
印數：5000 冊
ISBN 7-102-02642-0
定價：48.00 元

目 录

佛	1	13. 藥師佛	32
		14. 燃燈佛	34
1. 釋迦牟尼	8	15. 大日如來	36
2. 釋迦牟尼	10	16. 大日如來	38
3. 釋迦牟尼	12	17. 大日如來	40
4. 釋迦牟尼	14	18. 阿閦佛	42
5. 釋迦牟尼	16	19. 阿閦佛	44
6. 旃檀像	18	20. 無量壽佛	46
7. 阿彌陀佛	20	21. 花吉祥佛	48
8. 阿彌陀佛	22	22. 清淨佛	50
9. 彌勒佛	24	23. 光德佛	52
10. 彌勒佛	26	24. 龍自在王佛	54
11. 彌勒佛	28	25. 寶光生佛	56
12. 藥師佛	30	26. 寶冠佛	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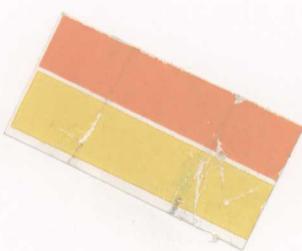
佛

王家鵬

佛教造像有泥、木、石、金銅各種材質，石像堅硬粗獷，泥木像柔軟細膩，金銅像精美輝煌，各具不同的藝術表現力。在藏傳佛教造像中金銅佛像最多，是西藏雕塑藝術中具有代表性的重
要部分。西藏地接中亞，南亞次大陸，是華夏文化，印度文化，中
亞文化交匯之處。藏族藝術家們善於吸收各種藝術營養，兼容併
蓄，博採衆長，創作出了民族風格鮮明的金銅佛像雕塑藝術，歷
史悠久，數量衆多，自成體系，以其輝煌的藝術成就，在我國古
代雕塑藝術之林中綻放着奇光異彩。

“佛”是“佛陀”的簡稱，意為覺者，達到自覺、覺他、覺
行圓滿者名之為佛，即不僅自己覺悟，而且能使他人覺悟，覺悟
達到究竟圓滿，對宇宙間一切事理無不通達明瞭。公元前五百多
年，迦毗羅衛國淨飯王王后摩耶夫人在藍毗尼花園(即今尼泊爾南
部波陀利耶村的羅美德寺院處)無憂樹下，生下了一王子，即日後
的釋迦牟尼，從此人類思想文化的歷史翻開新的篇章。釋迦牟尼
本名悉達多，意為“義成就者”，姓“喬達摩”，因是釋迦族，成
道後被尊稱為釋迦牟尼，意思是“釋迦族的聖人”。亦稱為佛陀、
世尊、釋尊。釋迦二十九歲時感嘆人生無常悲苦多端，毅然捨棄
富貴的宮廷生活出家，經過六年的苦行求索，終於在菩提伽耶的
畢鉢羅樹下覺悟成道，時年三十五歲。其後他四處奔走，傳播佛
教學說長達四十五年，直至八十歲在拘屍那迦城莎羅林中入滅。
釋迦佛傳記故事如佛誕、降魔、成道、涅槃等成為佛教藝術的永
恒主題。

釋迦在世及其滅寂後的幾百年中，印度佛教藝術中是沒有佛
的人體形象的，當時的佛教徒認為佛陀是至高無上的人天之師，
不能以普通人類的形象來表現，“佛形不可量佛容不可測”，塑造
佛的形象認為是對佛的不尊。在印度的古建築桑奇大塔，巴爾胡
特，菩提迦耶等處佛教雕刻中，用象徵手法以佛足跡代表佛降誕，
寶座表示降魔，用菩提樹表示佛成道，以法輪表示佛說法。萃堵
波(塔)表示佛涅槃。直到公元一世紀前後，犍陀羅藝術誕生，創
作出古希臘羅馬藝術與印度佛教藝術結合的佛像。稍後，以中印
度馬土臘(Mathura)、鹿野苑(Sarnath)為藝術中心，也創作出了印
度本地形象的佛像。隨着佛教在印度的發展，內部分裂形成上座
部、大眾部等部派，受到印度教耆那教偶像崇拜的影響，佛祖釋
迦牟尼被神化為大智大慧，神通廣大，由人間的大徹大悟的覺者



擡到神的寶座上，形成了有關佛陀行住坐臥四威儀的造像標準“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如“頂有肉髻，螺髮右旋，其色青紺；額廣平正，眉間毫相，白如珂雪”。隨之有關的造像量度經、造像法等也出現。公元前一世紀至公元二世紀大乘佛教興起，至七、八世紀時大乘佛教晚期密教興盛，密教修行主張“身、口、意”三密加持，即手結印契為身密，口誦真言為口密，心觀佛尊為意密，使身、口、意三業清淨，與佛之身、口、意相應，達到“即身成佛”，尤其注重“意密”觀想禪定，促進了密教造像的大量產生。以東印度帕拉王朝(Pala)為中心的密教美術的興起，對藏傳佛教造像發展影響深刻。

公元七世紀佛教由中原內地、印度、尼泊爾、中亞等地傳入西藏。吐蕃贊普松贊干布迎娶唐朝的文成公主，她不僅帶來了唐朝的先進的文化、工藝技術，同時還帶來一尊珍貴的釋迦牟尼像。此前尼泊爾赤尊公主帶去一尊不動佛像。為供奉這兩尊佛像，松贊干布特在拉薩修建了大昭寺、小昭寺，這是西藏歷史上享有盛譽的最古老的佛像，它標誌着佛教從此傳入雪域高原。西藏佛教發展經歷了兩個階段，前弘期與後弘期，前弘期從七世紀至九世紀初吐蕃贊普郎達瑪滅佛，吐蕃佛教遭受沉重打擊為止。其後吐蕃陷於混亂與分裂之中，吐蕃政權土崩瓦解。前弘期佛教初傳西藏，作為外來文化，遭遇本地的古老的宗教苯教的強烈抵制，佛苯鬥爭不斷，經歷多起崇苯反佛的血戰，佛寺被毀，僧人還俗，佛教在西藏滅寂百餘年，以致這一階段的佛教藝術作品傳世稀少。

佛教自十世紀末才逐漸經西康、青海上下兩路重新弘傳復蘇，為後弘期開端。後弘期西藏佛教直接傳承了東印度帕拉王朝盛行的無上瑜伽密教，並以密教的不同傳承產生寧瑪、薩迦、噶舉、格魯各教派，最終形成具有藏族文化特色的藏傳佛教。

藏傳佛教直接傳承了印度帕拉王朝盛行的密教無上瑜伽部經典和法門，密教是晚期大乘佛教、印度教和印度民間信仰的混合物，它以高度組織化的咒術、儀禮和世俗信仰為主要特徵，注重像設，帶動了造像技藝的發展，逐步形成了龐大的藏傳佛教神系，其造型複雜。既有源於印度晚期佛教的密教金剛乘、時輪乘諸神，也有西藏原始苯教神、漢地神祇、蒙古神祇，以及衆多的女神像、男女雙身像、兇忿像，遠比漢地佛像豐富多采。龐大的神系，神奇的造型，異彩紛呈的藝術風格，是藏傳佛像引人入勝之處。

漢地佛教寺院中供奉的佛像，主要有代表過去、現在、未來的豎三世佛：燃燈佛、釋迦佛、彌勒佛；橫三世佛亦稱三方佛：東方淨琉璃世界藥師佛、娑婆世界釋迦佛、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東方三聖：藥師佛、日光菩薩、月光菩薩；西方三聖：阿彌陀佛、觀音菩薩、大勢至菩薩等；有不同的組合，但造像內容較為簡單

明瞭。藏傳佛像中不僅有與漢地佛教相同的顯宗佛像，還有大量的漢地佛教沒有的密宗佛像。按大乘佛教的理論，祇要掌握了佛法的真諦，人人可以成佛。因此十方三世有無數佛，所謂十方恒沙諸佛。特別在藏密諸神中，更以各主尊為膜拜重心，釋迦牟尼佛祇是衆佛之一，並不突出。如顯宗中“轉識成智”理論，密宗用“東南西北中”五方佛表達，中央毗盧遮那佛表法界體性智，東方阿閦佛表大圓鏡智，南方寶生佛表平等性智，西方阿彌陀佛表妙觀察智，北方不空成就佛表成所作智。西藏五方佛信仰興盛，是藏傳佛教造像的重要題材，製做了大量的五方佛像，西藏的寺院殿堂內，山巖處的雕刻佛像上，都可以看見五方佛的形象，流傳至今的西藏銅佛中五方佛數量衆多。五方佛基本造型分兩種，一為佛裝像，如圖 80 身披袈裟，沒有項鏈、瓔珞飾物；一種為菩薩裝像，如圖 74 頭戴珠寶冠，身着天衣，佩帶飾物。

藏傳佛像中另一主要內容是密宗主尊。如密集、上樂、大威德、喜金剛、時輪，這五大金剛是密教無上瑜伽部主尊，稱為大秘密佛，是藏傳佛像中特有的佛像。這些佛像多首多臂，造型神奇，多為兇神惡煞的忿怒相，男女合抱的雙尊像，作為觀想禪定的主尊，是以象徵比喻之法闡述佛理。以大威德金剛為例，九頭、三十四臂、十六足，正面居中是兇惡的大水牛頭，代表闍王形象，此神是文殊菩薩化身闍王以教令法界，降伏妖魔，九面喻大乘九部契經；三十四臂外加身、語、意，表示菩提三十七路；十六足喻十六解脫。密集金剛、大威德金剛、上樂金剛是格魯派主修的三大秘密佛。西藏各教派所修密法不同，供奉的主尊各異。佛像的地位高低不同，顯密有別，排列組合成龐大複雜的造像系統。可以參見故宮藏傳佛殿梵華樓諸佛、菩薩、護法神的排列表（見書第 313 頁）。此樓建於乾隆三十九年，即公元 1774 年，把顯宗、密宗四部主尊 786 尊、護法神 54 尊分門別類供奉於六室，稱為“六品佛樓”，梵華樓神像的配置，嚴格遵循了西藏佛教的傳統與佛典教義，主要是格魯派教義規範，按照諸神在西藏佛教萬神殿中的神格、地位，主次分明條列有序的排列組合，完整嚴密，是十八世紀藏傳佛教在內地的重要的文化遺存，具有深厚的宗教文化內涵，我們從中可以全面了解藏傳佛教神系特點。^(注 1)

藏傳佛教最重師教，尤其修持密宗，全靠上師灌頂傳授密法指導修煉才可成功，因此事師如佛。祖師在藏傳佛教中地位與佛相同，如印度大乘佛教祖師龍樹、提婆、無著、世親、陳那、法稱等“南瞻六莊嚴”。印度密教八十四位大成就者，西藏各派祖師蓮花生、阿底峽、仲敦巴、薩迦班智達、宗喀巴、歷輩達賴、班禪等，因此祖師是藏傳佛像的重要題材，各派大寺院都供奉歷輩祖師像，許多作品是真人寫照，形神畢肖栩栩如生，是藏傳佛像

中藝術水平很高的部分。

藏傳佛像藝術的發展與佛教歷史同步，經歷了由初期的模倣印度、尼泊爾、唐朝藝術到逐漸形成自己鮮明風格的過程。西藏最早的正規寺院是位於西藏山南雅魯藏布江畔的桑耶寺，由赤松德贊主持，蓮花生勘查地形，寂護設計，約779年建成，倣照印度歐丹達菩黎寺(Otantapuri)。據《拔協》記載，桑耶寺主殿烏策大殿三層，分別塑造西藏、漢地、印度三種風格的佛像，因此稱為三式殿，《西藏王統記》詳細記載各層殿內佛像：

“即於兔年開始修建大首頂正殿下層，殿中主尊為自然成之釋迦能仁石像，乃迎自海波日山，復包以寶泥。所有聖像，具足相好。右為彌勒、觀世音、地藏菩薩、喜吉祥、三界尊勝、忿怒尊等。左為普賢、金剛手、文殊除蓋障、無垢居士、不動忿怒明王等主從十三尊。塑造風規，一如藏制。……復次，又修建正殿中層。其本尊為毗盧遮那佛，右方為燃燈佛，左方為彌勒佛，前方為釋迦牟尼、藥師佛、無量光佛三尊。左右兩方具為八大近侍弟子菩薩，無垢居士，喜吉祥菩薩，二忿怒金剛，塑造風規一如漢制。……正殿上層主尊為毗盧遮那。每一尊佛均各有二眷屬，八大近侍菩薩，殿內神像，有菩提薩埵、金剛幢等十方如來、菩薩、忿怒不動明王及金剛手。塑造風規一如梵制。”^(注2)

修建桑耶寺的藝術家們在塑造佛像時，找來漂亮的藏族小伙子，大姑娘作模特，這些記載雖有神話傳說色彩，但也能傳達給我們一些早期西藏佛教藝術的歷史信息，說明藏族藝術家們，在佛教初傳時代就善於學習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精華，博採衆長，並且注重發展自己的民族藝術。

西藏佛像的製作嚴格遵循造像量度經的規範，以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作為佛的審美標準，佛像的比例尺度，姿態、手印、服飾法器、都有一定之規，造佛匠師循規蹈矩，所以歷經千年，佛的基本形象變化不大。以釋迦牟尼像為例，大量傳世作品是釋迦成道像，釋迦佛全跏趺坐，右手作觸地印，左手施禪定印。佛像低眉下垂，五蘊皆空，表現出佛寂靜自在的内心世界。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的作品主要體現在面相、服飾、蓮座、背光造型、風格的演變。

佛教藝術發展有一個普遍規律，伴隨佛教傳播世界各地。各民族初期都是按印度佛像模本來造佛，但經過長時間的磨合，入鄉隨俗，最終都按其自己的民族特點來塑造佛的形象，形成本民族風格的佛教藝術。藏傳佛教造像藝術風格的演變也完全符合這一規律。

十至十三世紀佛教後弘期前期，造像多模倣外來藝術風格，隨着佛教的重新崛起，藏西阿里地區一度成為佛教重心。十至十

二世紀的藏西地區佛像，受相鄰的西北印度斯瓦特、克什米爾地區佛教藝術影響較大，藏中、藏南受東北印度帕拉王朝、尼泊爾佛教藝術影響。藏東地區與漢地佛教藝術聯繫密切。這一時期的佛像，因地域不同，藝術傳統各異，佛像形制風格複雜多變異彩紛呈。圖 30 釋迦佛着袒右肩袈裟，薄衣貼體，通體光滑無衣紋，保持了印度笈多王朝藝術特點，身軀線條清晰畢現，體型壯健，佛面長圓，大眼睛專注平視，眼內嵌銀，額心嵌銀製白毫。鏤空的方形臺座，四角刻花圓柱，正前方一力士托舉臺面，左右兩獅護衛，具有鮮明的八至九世紀克什米爾佛像特徵。早期佛像風格樸拙、粗獷如圖 67 大日如來，身着菩薩裝，手作智拳印，全跏趺坐，工藝較粗糙，但在頂髻處雕出一輪紅日，巧妙的顯示大日如來“光明遍照”的佛性，別具匠心，是吸收克什米爾藝術因素的十二至十三世紀藏西作品。同樣為大日如來，如圖 65，造型完全不同，大日如來端坐蓮臺，四周有四塔，以此喻五方佛曼陀羅。此種形制頗為罕見，佛的形象特徵與背光形式，顯示它與東北印度帕拉造像風格的密切關係。

約在十三、十四世紀逐漸形成自己的民族風格，圖 75、圖 76 不動佛，圖 84 寶生佛，面龐清秀具有藏民族特徵，一改早期佛像印度人的臉相，身材雖略顯僵硬，但姿態挺拔，富有生氣。至十五、十六世紀藏傳佛教藝術達到高峰時期。圖 64 燃燈佛、圖 69 大日如來，佛像各部比例和諧，造型端正穩健，神情祥和莊嚴，“相好”分明，把佛的精神境界傳達的更加細膩入微，藝術表現力已臻爐火純青。

十三世紀開始，西藏與內地聯繫日益緊密，以元代的薩迦派、明代的噶舉派為代表的西藏佛教東傳內地，漢藏藝術雙向交流成為西藏佛像藝術風格的主流。

傳世作品中，明代永樂、宣德時期宮廷所做的藏傳佛像極為精美，是內地所造藏傳金銅佛像藝術成就最高的作品，本書收入了九尊，是一批重要的材料。圖 81 阿閦佛、圖 55 藥師佛，圖 20 釋迦牟尼佛，佛面方圓，神態莊嚴和悅，寫實的衣褶起伏自然，精雕細刻鍍金亮麗，是漢藏佛像藝術的完美結合。傳世品以二十幾厘米小像多見，黃銅精鑄鍍金，底板塗朱砂。仰覆蓮座，蓮瓣細長圓鼓。瓣尖細刻捲雲紋，上下兩道細聯珠線，特徵鮮明，在蓮座前部陰刻“大明永樂(或宣德)年施”款識。永樂、宣德三十多年間製作了大量藏漢合璧特色的精美佛像，題材廣泛，顯密像俱全，多有珍品。明代是西藏佛教藝術發展史上的一個鼎盛期，雕塑繪畫創作繁榮，與內地藝術交流密切，永樂、宣德像的藝術原型來自西藏。江孜白居寺始建於永樂十六年(1418年)，至今保存大量有題記的精美壁畫與塑像，是十五世紀西藏藝術發展到完美成熟期

的代表作。白居寺佛像與永樂造像比較，形式風格極相似，說明永樂、宣德時期中原藝術家們吸收了西藏佛像藝術精華，創作出新的藝術風格作品，其精美的樣式對明代漢地佛像影響很大。

圖22，釋迦牟尼佛，降魔成道相，身材魁偉，螺髮高肉髻，頂飾寶珠；面容豐滿，額頭方廣平正，眉間有圓形白毫；長耳垂肩，法像莊嚴；袒右袈裟田相格內高浮雕化佛，衣緣鑲嵌兩道銀珠線，造型精美，光彩照人，完美表現了佛的相好莊嚴。袈裟遍雕化佛，是依照經典雕塑的。《觀佛三昧海經卷一、觀相品》曰：“見無量無數百億千萬化釋迦文，眉間白毫正長丈五，……毛中出無量光，……中無量化佛，化佛眉間亦復如是。”雲岡第十八窟北魏大佛即遍身刻小化佛。^(注3)此像以漢地風格為主，又有西藏藝術的神韻，是明代漢藏合璧的珍品。同樣大量永樂、宣德佛像輸入西藏也影響着藏地的佛像藝術，西藏作品中也多有倣永樂、宣德像的，白瑪噶波在其著作（詳見《緒論》）中對永樂、宣德像評價很高：“（佛像）澆鑄後潔淨無瑕，優美鋥亮，鍍金技藝高超，人物豐滿，袈裟衣褶優美”。^(注4)

元明清三代宮廷造像中，以清宮造像存世作品數量最多，品種最豐富，它們完整的保存在紫禁城的幾十處藏傳佛殿內，民間也有少量作品流傳，圖97無量壽佛，是一尊重要作品，蓮座前沿刻漢藏對照佛名“南無吾量壽佛”，臺座背後刻題記：“大清康熙二十五年四月初八日誠造”。故宮收藏一尊四臂觀音，像上有漢滿蒙藏四種文字題記，漢文：“大清昭聖慈壽恭簡安懿章慶敦惠溫莊康和仁宣弘靖太皇太后，虔奉三寶福庇萬靈。自於康熙二十五年歲次丙寅奉聖諭不日告成，永念聖祖母仁慈垂祐，衆生靈更賴菩薩感應聖壽無疆云爾。”說明此像是康熙二十五年，皇帝為其祖母孝莊太皇太后祝壽而造。兩像造型工藝完全一致，巧合的是紀年也相同，很可能也是壽禮中的一件，目前所見有康熙紀年的藏傳佛像祇有幾件，此像是研究康熙時期造像藝術的寶貴材料。

注釋

- (1) 詳見王家鵬《故宮六品佛樓梵華樓考—清代宮廷佛堂典型模式》，刊《明清論叢》第一輯，主編朱誠如、王天有，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版。《西藏王統記》124頁，索南堅贊著，劉立千譯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
- (2) 見劉慧達《北魏石窟與禪》，引自宿白《中國石窟寺研究》附錄一，文物出版社，1996。
- (3) 見《早期漢藏藝術》168頁，“藏人眼中的明代青銅塑像”[法]海瑟·噶爾美著，熊文彬譯，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年版。
- (4) 見《清宮藏傳佛教文物》圖51，故宮博物院編，紫禁城出版社，兩木出版社，1992年版。

图 版

1 釋迦牟尼

年代：十六世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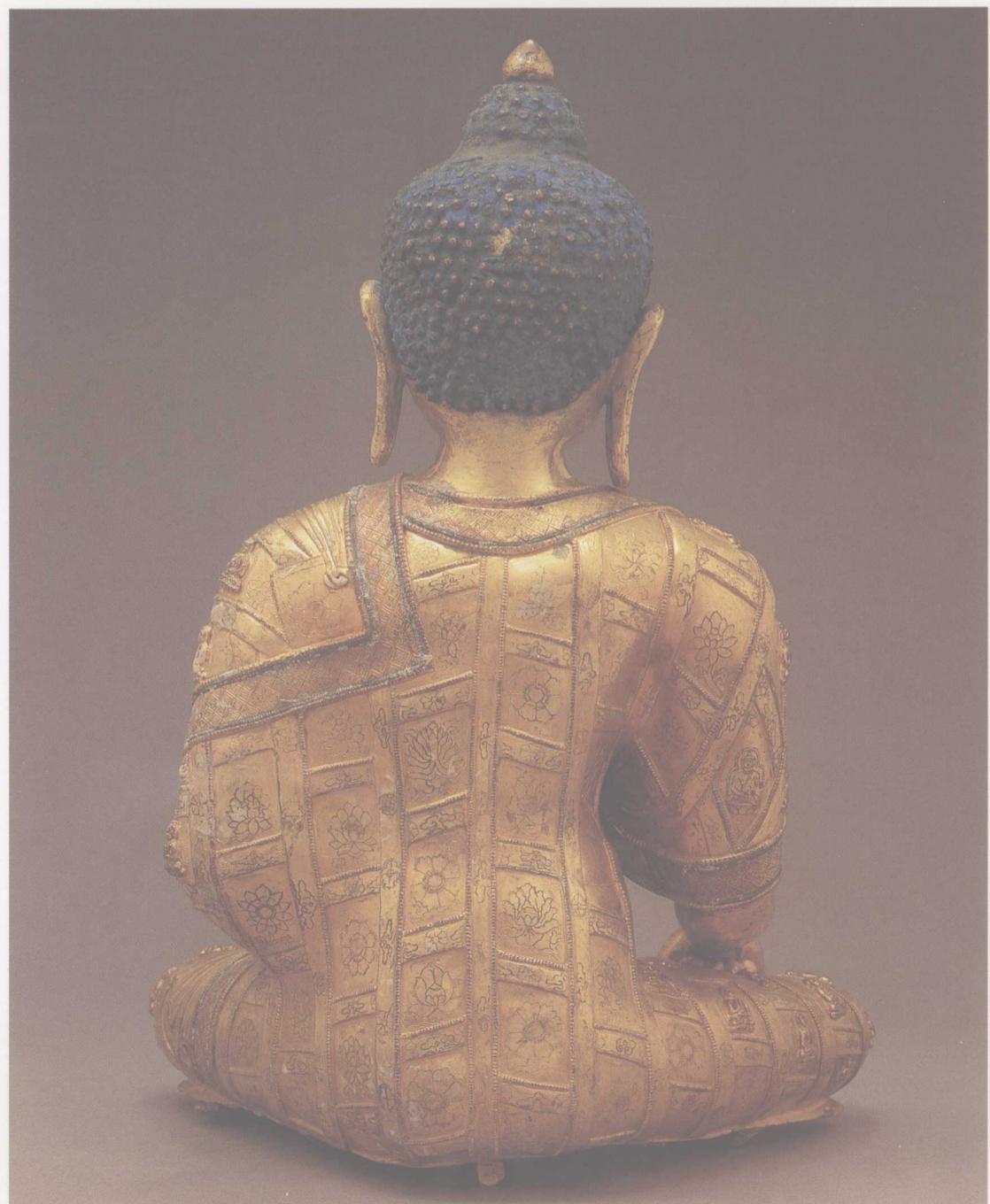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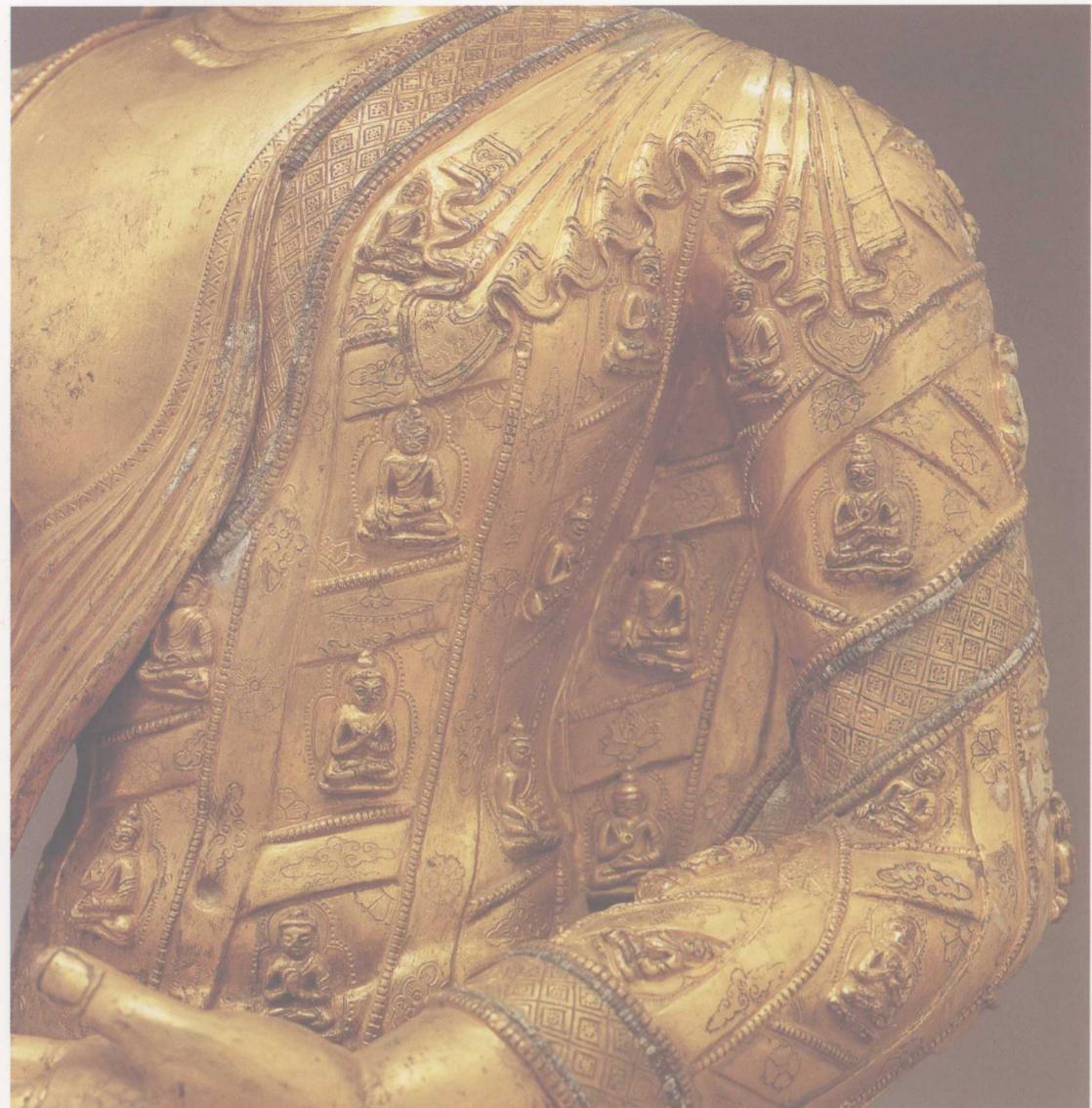
地區：內地

通高：37厘米

質地：黃銅鑄金

釋迦牟尼於公元前566年出生在古印度北部的迦毗羅衛國(現今在尼泊爾國境內)，他在青年時因為看到人間的生老病死的痛苦，為尋求解脫這些痛苦的道路而出家修行傳教，他本人經過幾十年的努力，終於得道成佛，并創立了佛教。

此尊佛像，頭頂發光肉髻，放射形旋髮排列整齊；寬額頭，雙眉間白毫呈螺旋式，直鼻方口，臉部塗金；豐滿圓潤的前額，雙耳弧線下垂；袒露右胸，右肩斜披袈裟，搭在右臂，衣角呈放射狀懸在左臂，袈裟緊貼全身，表現釋迦牟尼在成佛前的修行場景。右臂彎屈下垂，右手結觸地印，左手放在膝上，拇指上翹，結禪定印，結跏趺坐。從此類釋迦牟尼成佛像的通常形制看，還應當有一蓮座或臺座，可能當初佛像和底座是分鑄的，可以合裝和拆開，所以後來底座丟失了，只剩下了釋迦牟尼像的本身。這尊佛像以黃銅鑄造，採用銀絲鑲嵌花邊的技巧，鎏金純正，做工精美，尤其特別的是袈裟分為若干菱形的格子，每個格子中有一袖珍小佛像，這些小佛像刻畫逼真，工藝技法獨特，使這件袈裟具有富麗華貴的皇家氣派，在金銅佛像中十分罕見。從臉型上看，這尊釋迦牟尼像與有永樂題款的釋迦牟尼像(圖19)相同，因此可以認為這也是永樂銅像之一，是一件內地十五世紀金銅造像的經典之作。(竇一民)





2 釋迦牟尼

年代：十六世紀

地區：內地

通高：42.5厘米

質地：黃銅鎏金

此尊佛像，頭頂肉髻，螺旋式髮髻刻畫規整，面容慈悲，雙眉上挑，葱式鼻，嘴唇小而上翹，兩腮特別豐滿。肩寬、胸闊腰圓，體態端莊，袒露右臂；身披緊衣，衣角均勻地垂在左肩上，右手下垂結觸地印，左手結禪定印，結跏趺坐於蓮臺寶座中央。蓮臺寬大呈梯形，圓弧式蓮瓣為兩層臺狀，頂端微挑，蓮座下沿外撇。整尊佛像為黃銅質地，突出表現釋迦牟尼雄健身軀，以示佛法的威力無比。通體鎏金，顯示佛光普照大地，據其以上特徵我們認為應是十六世紀內地作品，是件難得的藝術作品。(竇一民)





3 釋迦牟尼

年代：十八世紀

地區：內地

通高：31厘米

質地：黃銅鑄金

此尊佛像，球形肉髻，旋髮呈放射狀，面帶喜色，五官端正，袒露前胸。袈裟雕刻華麗，呈飄逸狀，披在雙肩上，長袖寬大舒展，自然下垂於臺座，腰間束錦帶以至胸前。袈裟裝飾各種繁複花卉圖案。右手結觸地印，左手中指上翹結禪定印，結跏趺端坐於蓮花寶座之上。蓮座呈橢圓形，三組連珠紋裝飾在蓮座上，蓮座下方以各式花紋雕刻。整尊佛像為黃銅質地，整體風格為內地製作，鎏金成色純正，應為清初宮廷內的鑄造作品。

(寶一民)



南無釋迦佛

